

民國史料筆記叢刊

花隨人聖盦撫憶

黃 濬

上海書店出版社

責任編輯 完顏紹元

封面裝幀 程 鋼

民國史料筆記叢刊

花隨人聖盦摭憶

黃 濬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號 郵編 200001)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上海展望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0.25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7-80622-398-3 / K · 84

定價 29.00 元

出版說明

《花隨人聖盦摭憶》是民國時期頗受學人重視的一部筆記掌故巨帙，出於黃濬之手。

黃濬，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秋岳，又稱哲維，別號壺舟，室名花隨人聖盦，生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一說一八九一。其人十七歲自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畢業，授七品京官，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入民國後，歷任北京政府陸軍、交通、財政等閣部參、僉、秘書及國務院參議。北洋集團覆滅後，蟄居數年，復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應召往南京任行政院秘書，以文才倍受蔣介石等要人賞識，逐漸提拔至地位僅次於秘書長的簡任級機要秘書。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以通敵罪伏法。

黃濬是晚清名家陳衍（石遺）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才氣橫溢，詩工尤深，所作被孫雄選入《四朝詩史》，名列汪國垣撰《光宣詩壇點將錄》，遂得藉此才名掄揚，同權宦顯要、前輩名公周旋唱和，多所來往。《花隨人聖盦摭憶》的撰述根底和史料價值，主要在此。該書以記述晚清及民初的史事掌故與人物軼聞為主，兼發評議或考證。所據資料，除雜采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以及有關的一些外國人著述外，亦多本人親自經歷和目睹耳聞者，不僅內容豐富多采，議論頗有見地，而且行文也以承轉委婉、生動流暢見稱。瞿兌之推重該書謂「與夫交游踪迹，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高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倫比洪邁之《容齋隨筆》，確非諛詞。但歷史也常常以呼應和巧合來嘲弄人，黃

濬的負名與下場，就是典型的一例。《花隨人聖盦摭憶》最初連載於《中央周報》，結集出書後，作者又在《學海》上續刊補篇。時當華北危機日亟，爲此，他專門寫了一篇關於「漢奸」的考據，詳徵博引，論列自元朝以來日本「早慣於勾買無耻施技刺探」中國情報的史實，并痛下結論：「可知吾國與外族戰爭，恒爲奸細敗事，今日當先爲炯鑒！」然而正是這個高喊反奸防諜的同一人，恰恰是全面抗戰爆發後第一號漢奸大案的主角，又豈是讀者所能逆料的。

鄭逸梅先生對《花隨人聖盦摭憶》的文史價值評估較高，曾提出「不以人廢言」的意見（《民國筆記概觀》）。基於向學人提供資料的考慮，上海書店出版社曾於一九八三年重印本書，并對原本一些明顯的錯訛做了訂正。又因該書記事都不標題，所以特地約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吳德鐸先生爲全書另編條目，標明頁碼，以便讀者檢索。惟時隔多年，脫銷已久。本社現有「民國史料筆記叢刊」之輯，是書以其價值論，自當入選，爲減輕讀者負擔起見，特據原版縮印，編入「叢刊」。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八月

序

哲維黃君嘗以抽豪之暇撰爲花隨人聖齋摭憶遂條刊登雜誌閱時既久積成二巨帙郵達於余余乃稍糾其筆誤數處並志所疑於眉端適友人孔君方居天津急欲索閱遂轉付焉哲維既聞余有所訂正馳書促孔君還寄南中因循月餘軍興而哲維驟被獨柳之禍孔君關河轉徙私竊驚惶以爲秣陵追答永成虛願矣不意孔君耿耿夙諾聞變仍貽書屬所親從故居中檢出此二帙句余還付其家片羽之珍幾失而復得荏苒數年世變未艾其家乃謀印行以永其傳且以余有此一段因緣畀余簪校且督爲序其事烏乎哲維瓊才照世中道實驟非所及料區區隨筆之作固不足引重然即此已略窺其懷抱寄託與夫交游跡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所謂明乎得失之迹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非與求之於古蓋容齋洪氏之倫也碧血千年陳根屢易英英神理如在目前不得從容互相賞析烏乎傷已昭陽協洽重三日兌之書於燕都

花隨人聖盦摭憶

侯官黃 濬

居北都日久，日夕所捫挹縈憶者，多爲燕市故實，比年頗聞北平當寧，甚知修飾壇廟宮觀，以致游客，獨未聞有修葺東西黃寺者，蓋黃寺在安定門北郊，淪爲營舍已久矣，光緒三十二年曾往遊，及今猶憶其梗概，兩黃寺以西黃寺爲尤弘敞，考西黃寺，清雍正元年因喀爾喀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四十九旗扎薩克及王貝勒貝子之請，乃鑄像建寺，乾隆三十六年再修，寺中有樓，仿烏斯藏式爲之，凡八十一間，霧閣雲窗，屈曲相通，天咫偶聞載，「乾隆時，聞班禪將入朝，詔仿西藏布達刺式建此，既至，日居於上，飲食滷浴，不在平地，樓上正中爲臥室，錦薦厚半尺許，陳設眩目，雜七寶爲之，樓有御座，蒙以龍氈，金銀佛像若干軀，富麗爲諸寺冠」，今樓已頽圯，其毀也，實爲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之役，當時聯軍駐兵此寺，樓上寶器，掠取一空，蓋八十年前，歐軍紀律至壞，不止焚掠圓明園之爲酷也。

歐軍多有紀律弛壞，行爲殘酷者，至庚子納然，余以庚子後年餘至北都，都人士猶樓言各國軍紀優劣狀，大抵日軍最嚴，俄軍最弛，衆說所同，圓明園一役，雖在東方美術文化史上爲巨創，然發蹤指示有人，勾結剽掠有人，猶可說也，若黃寺清淨化城影刻諸佛像，一一皆爲槍所擊損，則又何說，清淨化城者，乾隆時後藏班禪之瘞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後藏班禪額爾德尼三世羅卜藏丹巴爾伊什入覲，駐錫西黃寺，天咫偶聞載「班禪來朝，駐蹕賴廟，王公卿士往問道者，額之而已，時達天和尙方卓錫於賢良寺，亦往問訊，與之參證，班禪極折服之，遶歸，明日遣人盤餐饋之，堆作塔形，班禪見之大驚，自知不得復返矣，未幾入寂，遺命留葬京師，詔建塔於此，賜名清淨化城」案震在庭此條微誤，班禪

三世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癸未，其骸骨焚而歸葬於西藏，衣鉢則藏於清淨化城中，清淨化城爲西藏式之塔，其作風與印度相似，惟塔頂爲穹隆狀，與印度相反，頂爲螺旋形，共十三層，塔以銅鈕結頂，塔之下，以八角石基承之，周圍雕刻精緻，皆莊嚴生死情狀，初剃度時撰異端謬法教之事跡，余見時已多爲聯軍所毀，今別此寺，垂三十年，未知所毀，又作何狀也。

杜詩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以奕喻世事，自古已然，嘗謂世事如奕者，其始環文楸旁觀，爭欲對局，殆可十餘輩，日長人倦，飛邊打劫，最後對奕者不過兩人，用智角才，久之，又必有一人推枰而起矣，或問奕術，有答云，穩冷狠三字，按此三字，實政術，非止奕技也，抑此三字亦有所本，某筆記（偶忘其名）載有清晚年，有某太史者，爲某相國館賓，以相國力，得入清秘堂，京察一等，出守大郡，常語友人曰，居官要訣，惟穩冷狠三字，友人徐曰，其如別有三字不能兼顧何，曰，何也，曰，君親民也，太史僵甚，而無如之何，按此語亦自未盡確，穩冷狠是手段，與君親民之顧否，可不相涉，但如清季牧民之官，則大半不顧君親民耳，就奕技言，能穩冷狠者易勝，穩三字本與政術相通，易代之際，興廢無常，故詩人託喻於奕者殊多，錢牧齋集中，有前後觀棋絕句若干首，皆隱指時事，余因推論牧齋爲人，殆絕有心計，於穩冷狠三者，皆頗有得，其晚節自隱亦在此，相傳牧齋宴客，杜茶村居上坐，伶人繡演垓下之戰，牧齋索詩，茶村援筆立書曰，年少當筵意氣新，楚歌楚舞不勝情，八千子弟封侯去，只有虞兮不負心，牧齋爲之撫然，茶村所諷固當，然牧齋雖降清，實不忘故國，且頗爲延平及二張陰相策應，以事不成，又習於穩冷，故不能出以慷慨耳，洪北江所謂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怨論，亦盛論也，筆至此，有問，近年名人，有足稱穩冷狠者乎，余以爲此三字袁項城足以當之，顧項城於冷字，實欠工夫，不必追演洪憲故事，即就于晦若（式枚）嘲袁之浣溪沙言，已信而可徵，晦若詞云，頓足捶胸哭鈍初，裝腔作勢罵施愚，可憐跑境阮忠樞，包辦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算來總統是

區區，其狀袁布置張皇之態，可掬，是不能安於冷，宜其終敗也，（晦若於袁交本甚厚，辛亥後居青島，袁屢招不至，袁任以參政，于復書不就，書首稱慰庭四兄大人，末又別附數行，有云，封題是官樣文字，自應從同，函是平日私交，不敢改二十餘年布衣之舊，按袁餽于四百元，于復函外加一封，書大總統鈞啓，內附小封，則書慰庭四兄也。）

北都西畿，山名石經者，凡二，一爲小山，自阜成門出八里莊，望戒台峯微間，蒼蔚參差，介處其隕者是，山一名石景，峙於渾河旁，其大不如華不注，而金閣寺踞其巔，寺壁嵌石經，故以此名，山麓河水湍急，然濟河必於斯，則以鐵櫃負兩岸，渡者提案擇篙以達，余數游戒壇，道皆出是間，舟次望渾河上游，萬山騰沓回抱，峯巒斜日輝映松隙，光景絕奇，舊有詩云，石景山頭落日緒，扁舟鐵索桑乾下，僕夫亂流競千喧，迎面衆峯勒奔馬，云云，蓋寫西望之景物也，癸亥九月三十日，曾一登金閣寺絕頂，有絕句云，青山如幕襄河聲，窈窕秋原十里明，欲擲橫哀人境外，當頭落日尚嶙嶙，窈窕句是寫東望之狀，山雖不高而西負羣幃，東瞰薊郊，氣象殊勝，尤宜於斜日，南來三載，每過金山崑山，皆觸念石經山之暮色也，一爲大山，在涿州雲居寺側，一名白帶山，余昔自房山返途，以騎南行二十餘里至此，盤桓兼日，攷此山藏石經累數千方，著錄於圖志者至夥，自隋迄遼，各有寫補，工作瑰異，甲於寰中，山巒秀抱，若有紫氣，雲居則水木蒼蔚，清溪白楊，巖然竊遠，余來時方逢急雨，入寺泉聲漲溢，而禪房花木，端妍無比，敷席一晌，鹿安並釋，既夕雨霽，月出東山，松杉影地，鐘梵乍闕，夜光如銀，鳴玉繞階，歌吟微和，真水晶淨域也，石經山諸洞，世雖傳自南嶽慧思大師弟子靜琬法師所鑿，實亦非一人之力，志稱石經山洞凡七，傳爲七龍所穿，說固荒怪，而隋圖經稱「智泉寺僧靜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經十二部刊石爲碑」云云，是石室實在靜琬以前，或遠爲石器時代所遺，特「摩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卽以石塞門，鐵固之，」則琬琬導其始，自隋以來千年間，衆沙門之宏作耳，余登山時，六洞皆銅，獨雷音洞縱闢，後以清人謝振定游記對校，知當時雷音洞亦啓，惟謝記又稱，明初

邑令張啓之，版盜不可復位置，乃別闢一小洞度之，蓋思翁題爲寶藏洞，是石經有第八洞，今已不可尋，余游石經山之次年，春游大工探杏花，徐森玉言石經山洞中妙法蓮華經諸石，爲京兆尹劉某微知事索若干方去，將以鬻於東人，皖以北行，余歸審事稿，亟爲言於當局，止之，傳聞端陶齋督直時，石經已取二方，其後日本亦重價購得其二，以千載龍象大力，僅而得成之工作，國家不知寶惜，官府又從而剝奪之，事之可歎，無逾於此，余游迄今，又十餘年，上方忽題諸山，迭爲變兵地匪窟，事雖稍定，未知存毀幾何，曩有長歌紀游，中有云，創原大業遠貞觀，涅槃經始完彫鐫，鸞磨方石鋼以鐵，鎚鑿甘井巖爲穿，祠堂五代題鐫作。佛力所向無至堅，云云，皆紀實，末又有云，衆生已在曠志窟，孰發龍藏消冤愆，袈裟變白度不遠，文字刊落言無詮，云云，及今重思之，殆亦將成紀實矣。

清乾隆間江西巡撫國泰，與藩司于某，同演長生殿，國飾玉環，于飾明皇，于念堂屬不敢盡情嘲諷，國莊容責于曰，在官言官，在戲言戲，苟非應有盡有，則戲之精神不出，此事久傳爲笑談，然國泰寥寥數語，卻是藝人正論，情其忘却本分耳，假令國泰能如其言，在官言官，處處盡責，則以餘暇登場，庸何傷，抑更進言之，假令在官言官，又焉有餘暇演戲耶，惟在官言官，在戲言戲，此理相通，抑亦相類，趙搗叔章安難記中，有一節云「官場如戲場，以相似也，然相似而不同，戲有腳色，腳色有生旦淨丑，戲有曲，曲有南北，曲以外有梆子，有二簧，有西皮，崑曲則依舊法，有高腔，吾越又有亂談，戲目，則如八義千忠，正也，西游記封神榜幻也，景下有花鼓，標院，過關，打扛，餘也，餘者，天地必有此段事，不在多，不可無，如厭樂肉者，偶得蔬菜，亦覺清絕，終日正衣冠坐堂皇，偶入私室，更襲服，登榻假寐，亦覺快意，故觀戲者，點戲者，唱戲者，皆取樂之以綴景，極熱鬧極悲極樂之間，難以談笑，令人意舒，若令終日演戲腳色盡取丑，丑爲之主，而生旦淨類，皆附丑戲，戲不唱曲惟取譚，丑之譚，常也，淨亦能譚者，乃並生旦而亦使譚，非不知譚難，則譚而愈厭，唱戲者所不願爲，點戲者或未之知，然而戲臺之下，觀者且千百人，令千百人屬目之地，

竟令淨土科譚終日，不惟終日，且窮日窮年爲之不已，則從古無此戲也，來閩日觀戲，頗悟不同之故，因記之。」據叔此文殊妙，竝生且亦使譚數語，尤刻且悲，非祇言鬧戲也，章安雜記，迺抄本未刻，故錄之。

北居累二十餘年，晚近十載，幾於無一句不涉足西山昆湖者，故所得詩獨多，比見石遺先生詩話，稱余游西山詩，殆如樊榭之於西湖，過譽良不敢承，然余頗信所作，視近賢中以西山詩名之竹坡侍郎（寶廷）當能別出蹊徑，竹坡晚年隱於西山，所作以五言古詩爲夥，余則謂今日之西山，已不純宜於古體，蓋光景常新，非深入淺出之句法，不能舉首，五言詩自陶韋以還，寫景者無慮萬數，號爲清微澹遠，而字法意境，易涉雷同也，竹坡當日以直諫名天下，厥後朝局變，而以納江山船妓案自污，遂棄官入山，貧病以死，滿州敦禮臣（崇）所著芸窗瑣記，言竹坡被議後，自爲詩曰，江浙衡文眼界寬，兩番接妓入長安，微臣好色原天性，祇愛蛾眉不愛官，此詩世所不傳，竹坡門生，如太夷石遺，執友如毀老，皆未嘗爲余言及，今考兩番播妓者，第一次爲癸酉典浙試事，李純客日記中，言其買一船妓，吳人所謂花蒲鞋頭船娘，入都時，別由水程至潞河，及由京以車親迎之，則船人俱杳然矣，據此則第一番播妓，未嘗入長安也，純客與當時四諫，張寶齋（佩綸）寶竹坡（廷）陳毀庵（寶琛）鄭鐵香（承修）皆不睦，蓋純客本不滿於李高陽一系者，故竹坡此案，越縵堂日記中醜詆之，曾孟樸尊海花中，所引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兩句，實有此事，以吾所聞，此詩即純客所作，今全詩，載越縵堂日記三十九冊中。

前記石景山斜陽，彌戀光景，比數過潤州，每逢落日，因復抒說之。『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唐人之咏斜陽，北方高原之斜陽也。『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此宋人之咏斜陽咏南方江國之斜陽也。斜陽，自以在小山在江國者爲尤勝。樂遊原之斜陽，名於漢唐者，正以爲小阜四敞，有園亭其上，也，觀西京雜記及杜詩，可知。因此，悟凡小山完完，有樓觀參差林木蔽虧其顛者，皆宜於斜陽。石景山以適如斯狀，故斜陽特奇麗。

若潤州之金焦，則既爲山原，又臨江水，既有煙柳，又有樓臺，其尤宜於斜陽也，固矣。東坡金山詩：「山僧苦留看落日。」此猶爲江上之斜陽。近散原蒼虬並有車過鎮江看落日之作，又有詩云，「金焦於我豈有私，每過常看斜陽好」云云，此皆遠玩小山之斜陽。十餘年前冒鶴亭權鎮江，余有詩寄之，中有二句云：「斷腸煙柳正斜陽，一角飛甍過北固，」正取稼軒詞意以寫之。顧其時余實僅見煙柳之斜陽，未嘗登北固。如坡公之留金山看落日也。今年重九前二日，始以日暮登臨北固，一攬斯勝，遂有長詩。起句，「多景樓頭看落日，江山意態清秋出，」五六句「斷霞只擁焦山青，北望淮深雲水一」者，皆紀實語。至若車次所見之彌天煙柳，雖無斜陽掩映，其蒼涼意境故常在。今秋余車過鎮江，有感於清遠湖謝，曾和白石倩紅衣一詞，起云，「曳柳驚秋，曾陰替日，晚歸無力，望裏蜩蟬，樓臺自金碧，殘粧鏡浦，應俱見鷗鷺羈客」，此皆特狀暮景，謂難層陰替日，而自有危闌腸斷之意也。若純特狀落日者，余頗以李易安之「落日銷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爲佳，鎔金句易，合璧思奇，接以人在何處，便有悠然惘然之意，宜劉須溪張叔夏輩之折服此詞也。

老杜詩，咏月，咏雨，皆絕勝。咏斜陽者不多，然「絕壁過雲開錦繡，」此中有斜陽在，真傑句也。鄭谷夕陽詩，亦平常。起云：「夕陽秋更好，」卻是實言。秋江蘆雪，得斜照更佳。古人咏此，皆片詞隻句，其長言作描者，余喜善俞格士丈西溪一詩。詩云「西溪暝煙送歸客，艇子落湖風獵獵，蘆花淺白夕陽紫，要從雁背分顏色，頽雲掠霞沒山脚，一角秋光幻金碧，欲暝不暝天從容，疑雨疑晴我蕭瑟，憶看君山元氣中，滄波一逝各成翁，請將今日西湖影，寫入生平雲夢胸，」丈此詩蓋和散原翁者。乙卯丈在北都時，數爲社集，南歸後，閒每作詩，腦必痛，故不恆作。余以已未春至西湖俞莊，去丈歸道山，才旬日也。

吾國雖以舊邦著於世界，然大建築物，除長城外，鮮能保全，以殿宇廡舍，率用木材，故也。然吾國都會公私宇舍，不

盡以荒而圯，其毀之亦尤力，殆亦世界所寡有。吾友楊千里常爲余言洛陽，謂昔人之經營，殆由一瓦一木始，以迄於名園砥道，莫不殫精極力。其後之毀墜，亦自名園砥道，以迄於一瓦一木，莫不使爲灰塵。故今日之洛陽，彌望塵埃而已，其言絕可悲。試考有史垂三千餘年，而國中名都之有宮殿者，今止餘北平一城。開封宋宮，止餘龍亭。金陵明宮，止餘東西華門。泱泱大邦，重基傑構，所留遺後世者，大抵皆爲荒煙蔓草，此非爲剷除封建思想，直以自標吾族破壞力之特偉。此習不革，何以自全於悠久哉。究之，吾國哲人所垂訓者，何莫非以因爲創，其所以每經大亂，一切文物即蕩然無存者，類皆以民間教學兩失之故，但知毀廓，以申惡毒，而不悟已成之結構，皆爲國寶。相習成風，視爲固然，易代之際，始勇於破壞。抑知每經大亂一度，民失教養者愈衆，後者之學識，未必遽逾於前，所形於建築者，則已必遜於前。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顧亭林云『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宋以後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兩賢所言，已成古今通例。以吾論之，末季制置，必苟簡於盛時，夫苟與簡，未有能成大業者，此實關全民族之氣運，亦即全民族心思才力之所表現，非細故也。二十年來，圓明園故址，文礎雕欄，暨於山石，（中有長嶽之遺）爲豪強攫取略盡。瞿兌之常言，京城道上，常見大車曳宮殿木材花石而過，不知所往，因繫元遺山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詩：『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運載汴京來』，與吳梅村『易餅市中金殿瓦，換魚江上孝陵桀』，謂爲同一沈痛。余則謂，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廢者可痛而非可痛。以殫力美執之作，而悉供苟簡塗附焉，若與者悉如斯，適真可痛者耳。

劇中所謂花面者，以采鈎臉，謂之臉譜，由來已遠。蘭陵王秋武裏面具兩故事，皆其祖也，姚茫父（華）嘗語余，最喜鈎臉，常入劇場臺後偷觀，謂頭臉與手筆相迎相縱，如書譜所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其言甚妙。茫父辛亥與余同曹郵司，其後常與師曾相過從，物化亦六七年，晚年畫漸進，而余篋中所藏君畫止餘一幅。君嘗言，繪畫與面具，展轉相師。

六朝及隋唐遺像，石刻所畫伽藍像，又唐高昌壁畫殘紙伽藍像，皆與面具相近，不過面具更雄厚而已。今劇場率去面具，而用鈎臉。蓋宋元古劇，上場人但舞蹈表情，其歌辭皆坐場人之職，如今日本能樂，而弋腔接腔，猶其遺意。今日神鬼諸戲，藏面具皆不歌，亦可見也。自上場人連歌並舞，則面具不適，以面具後有咽喉，不便出腔，故也。鈎臉既與繪畫之施，以漸深入。緞玉軒藏有臉譜，考是明末，亦有清初者，洵不如今鈎臉之美。北京伶工錢金福，鈎臉爲時所稱，實曾受故畫家陳阜民之指點，阜民清季爲理藩院吏員，汰吏之後，日以竇促，遂貧死，此阜民所自述者。莊父曾得其所繪臉譜數紙，但爲大略，意態俱足。蒙古王塔旺布理甲拉，亦善爲之。又古器物中有饕餮形，於吉金古玉多見之，往往無諸變化，一形而具數觀，最與面具鈎臉相似，以此爲最古之源頭，決然可信。而今海西人所講求之圖案，中土所謂花紋者，其術至與面具鈎臉磨合，亦嘗採中土古器物以益之，皆以一形具數觀爲美，莊父至爲賦以張之。實則此寥寥數言，已能深發其秘也。

北平爲游覽區之識，五六年來，時適吾耳。庫儲不給，以勢度之，必不能速有成就。然林苑居室，能有人實之，旦夕除變，稍加裝飾，亦可苟完。至於大建築物之修繕，余意不必定以宮殿壇廟爲限，累朝掌故，多屬於僧窗，一松一石，每有佳話，浮屠轉塔，所繫尤弘。第字體勢，刊勅月日之外，營造作風，更足供鑒別，余前記清淨化城之塔，爲西藏式，其作風與印度相似，然平市尚有五塔寺，乃純爲印度作風，不可不知也。正覺寺在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之西，明永樂年間，爲印度高僧板的速建，初名大真覺寺，後有浮圖五，故俗呼爲五塔寺。英人 *Burke* 氏所著中國美術 (*Chinese Art*) 零上建築篇，敘其建築史頗詳。今據藏譯本錄之於下，「……五塔寺，在北京城西，明永樂時仿印度之伽耶山寺而建者也。（按佛國記，「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寺，」後因就其地建塔以紀念之，）斯時有印度高僧名板的速者，來遊中國，至北京，謁見明帝，呈金佛五軀，及金剛寶座規式，金剛寶座者，印度人紀念釋迦得道處所建之寺名也。

其寺久已荒蕪，近日英人復修葺之，煥然一新，板的達呈貢之金剛寶座，即此寺舊日之雛形，帝見而嘉異之，因詔封板的達爲大國師，資以金印，建寺居之，賜名真覺寺，乃就元人之舊寺改建者也。又詔準中印度式，建寶座五，以供佛像。此連五塔源流，視明孫國祿燕都游覽志，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記尤詳。考順天府志寺院門，稱寺大殿五楹，後爲金剛寶塔，塔後殿五楹，塔院東爲行殿，清乾隆廿六年重修。余以辛酉三月探海棠於極樂寺之國花堂，因訪正覺寺遺址，至則殿宇悉圯，僅餘五塔與金剛寶座而已。金剛寶座，高五丈，以石爲之，藏級於壁，左右螭旋而上，頂爲平台，上列五塔，中置五佛，塔高二丈餘，以中央者爲最高。塔刻梵佛，梵字，梵華，梵寶，備極精美莊嚴，寶座迴圍，浮雕小佛像無數，層層相因，俱此五佛法相，其刻花雕砌，純爲印度作風。據明成化御製碑稱，「其丈尺規矩與中印度之寶座無以異，」可知此寶座之構造及雕刻，咸仿伽耶山寺無疑。余周歷諦視，知壁間之級，已梗塞不通，而石塔巋然，猶倚天耀日。自英人此書播布，歐美人士來觀斯塔者甚夥，皆以爲有世界宗教藝術上之價值。辛酉迄今，又十餘年，未知官中有人修葺及此否？寺與極樂寺鄰。極樂寺海棠，清初有盛名，漁洋竹垞所常觴詠，文酒游賞之地，每形於詩歌。近聞海棠已補種成林，願想尺間震旦天竺藝術宗教交通之瑰跡，適惘然縱其頽圯，殆亦文字之習，中人至深，附庸風雅，輕而易舉，而真實之美藝，或非久情之民性所喜歟？

因談極樂寺，而憶明李西涯之墓，即在寺之國花堂。南北相對，則爲王文敬之墓。錢西澍詩所謂「李文正對王文敬，千古興亡兩墓門」是也。西涯墓，初無知之者，翁覃溪法梧門始覓得之。翁法各有詩，存集中。往歲湖南京官，於文正生日，例有公祭，民國後此典亦廢。吾國史例，承平則修墓祭掃，亂離則發冢取物，史冊所紀，古人大墳高冢，殆無不被掘者。近七八年，北方發冢之風尤盛，昨晨讀報，則姚廣孝墓又被掘，西涯終屬文人，或能以酸儒標舉之故，而得免暴露耶。然邇來南方，又盛倡修墓之議，二三人，尤致力焉，冒鶴亭前既覓得河東君墳，其後居京，又數祭杜茶邨墓，

常於酒座，歷數其訪求名墓事，同人戲稱以上墓專家。鶴亭比修志粵中，若聞姚大師墓被發，當大嗟歎，安得使歷劉郊，一樹棠棠之幽宮哉。余則謂發墓摸金，固當科罪，修墳題詠，亦止增掌故。時至今日，國內地上之建築物，既多就荒殘，有關藝術之皿物致證，終當遍於地下求之，如日人在高麗樂浪所發古墓，有關秦漢史跡至宏，是其一例。假令國力稍充，土地之徵用更繁，上爲田，爲路，而下爲墜，百年之間，其事可必。其時墓地，當別有章制，今之所謂上墓專家，將益爲他年談古撫掌之資，又可信也。

前談斜陽，舉陳仁先「金焦于我豈有私，每過常逢夕陽好」句，後檢蒼虬閣詩，是乙卯秋所作者也。仁先別有次治鵲觀落日詩五首，第一首，言西山落日，第二首言海中落日，第三首則言金焦落日，其云「江山第一區，夕陽萬古綺，雲水合空明，晃漾千翠紫」者，即東坡「微風萬頃轉紋細，斷霞半天魚尾赤」之觀也。第四首之，「下界氣空濛，回光生暮紫，孤行青冥中，風雷旋不止，呼吸萬星躔，如海納衆水，何者爲坤輿，微塵一黑子，」第五首之「太行何高高，塵寰失秀綺，我數乘飛車，側度千嶺紫，聞君觀落日，立馬井闌止，獨見天下脊，俯視衣帶水，一線走金蛇，絕倒龍門子，天風一裴回，迴盪九萬里，矚眼射寒光，太古雪不圯，雲幻兩三峯，全晉作旂旄，禹力不到處，金輪下無底，」皆酷肖今日乘飛機觀落日情況。其實言井陘斜陽，但造句極用力，遂似翔空俯瞰者。前記格士丈西溪夕陽詩，仁先同遊，亦有詩，所謂「落日千峯橫紫翠，中流一葉在虛空」者是。又伯嚴丈游西溪，見水草蔓延，土人呼爲革命草，因入詠，詳散原精舍詩自註。余謂革命草可對寄生虫，亦可對斷腸花，以皆西溪故實，因連類記之。

邵翼如先生近以所著人鑑通義見示，中言及曾文正相人事。案文正用人，不止相其貌。舊傳文正在安慶時，有鄉人某來投，模訥謹厚，將試以事矣，一日共飯，飯有稅，某除之而後食，文正熟視之，飯後，奕既，令支應備數十金爲贖。某大駭，洩文正表弟叩其故。文正曰：「某家赤貧，且初作客，去稅而食，甯其素耶，吾恐其見異思遷，故遺之。」案此與

五代時高彥符唐闕史，述河南尹鄭潮與姪孫共食蒸餅，其姪去皮而後食，潮大怒，以其棄者自盡食之，揖拜賓闕，贈五綵而遣之，事絕相似。古人觀微杜漸之嚴，蓋如此。

近人論政，漸主專家各治其事之議，此實砭時要義。蓋亂甚則皂隸化為侯王，從其善者言之，固為草野奮興，剷除階級。而從其不善者言，天下紛紛，皆欲為治人者，而不樂為被治者。實際長於勞力者，未必擅於勞心，今之販賣蘇俄學說者，其表面若必使田間邪許之流，咸居政地。抑豈知吾國之病，病在人民什九失學。夫不學何以臨民？無專家治事，何以繕民之生？在昔史冊，固有泗上亭長皇覺寺僧之勃興。然南面為主，則可使為牧令治事，恐必值其職矣。故養成多量專家，乃為救時良策。考專家之選，不必遠言四科，或徵於周禮，即瞿墨之教，亦儼有若今日各專其科之大學。子居北方久，就所知雍和宮內容，即其例也。雍和宮喇嘛，向分四學，曰天文學，曰祈禱學，曰講經學，曰醫學，分隸四殿，以研究之。每學各有經典，文字不能相通，故始入某學，終身不能遷也。此種學制，為雍和宮喇嘛所特有，茲更分述之。甲，參尼特殿，此殿本為堪布所掌。（堪布，喇嘛教掌教之一，）有教師喇嘛一人，（下列三殿同）專司講授一切經典。乙，溫度孫殿，此殿為研究一切秘密經咒及祈禱儀式，世人注意之歡喜佛，有一部份即在此殿。丙，扎甯阿殿，此殿專研究天文氣象數理之學，往年並出曆書一冊，以與欽天監曆書參較，民二時尚出書，以後徒具名而已。丁，額木奇殿，此殿專研習內外科醫學及割治手術，為一般僧侶診療之用。觀此可知專科各治其事之風，即印藏教徒，數百年前，已深知其利，蓋與歐洲習尚，亦夙相近矣。

致雍和宮，本額爾哥叭派（即黃教）喇嘛之中心，各殿所供奉偶像，除一般喇嘛所崇奉者外，更有教祖宗喀巴高踞殿中。然「誦叭」祕教之歡喜佛，亦燦然具陳於溫度孫等殿中。宗喀巴號稱改革喇嘛教者，乃彼派中心之雍和宮，亦帶有「誦叭」祕教色彩，亦一怪事也。又致誦叭教之起源，在西歷七一四年，約當天寶初，西藏王境額孫傷安時代，有北印度

烏仗那之僧侶，散法拉囉希塔，及巴突馬散摩叭都者，齋陀羅尼祕密修法至西藏，始傳稱叭派之秘教。此教，偶像多作羅刹變相，及擁抱猥褻狀，女神牡牛合體狀，蓋爲密宗之支流也。

雍和宮佛像，除常人所注意之「歡喜佛」外，尚有二事可紀者，一爲後殿萬福閣之邁達拉佛，一爲法輪殿中之能仁寂默（即釋迦牟尼）也。邁達拉佛，即來日降生之佛，高五丈五尺許，係獨木雕成，爲北平第一大佛像，大佛胸前，舊有大朝珠，長三丈有奇，重二百餘斤，每珠圓徑三寸許，凡八百枚，係乾隆官窯紫色資料製成，原懸於胸前，清宣宗見之，以其貴重，乃易以木質者，今此物已藏於庫，邁達拉，度即彌勒一音之轉，以經言來日降生者，爲彌勒佛也。能仁寂默雕像，高尺餘，乾隆十年西藏郡王頗羅鼐所進，奉旨供奉於法輪殿中，亦殊有歷史價值，此皆言整理舊都文物所不可不知者。雍和宮今殘毀已甚，予數過其地，地鄰國子監，俱爲燕京勝蹟。憶與叔雍同游，予有詩云：「儒佛平分夾苑牆，密宗演說說荒唐，衆生今日無遮蓋，不用天花作道場，」蓋爲世游雍和宮幸談歡喜佛者作也。以今日都會之舞茵燈樹，沉酣萬態，若區區西來變相，若元史之演撲兒者，宜爲五陵少年所樂道，而成猶以爲不足者矣。

蒼虬閣詩，有一絕句云：「徒快恩讐淺者爲，自甘猥陋亦堪悲，重來馬廠同車地，何處刑天第八師。」此爲丁巳復辟作。第一句言段與張勳不協，故興兵討張，馬廠爲第八師駐屯地，段督師於此，其時第八師長爲李長泰。蒼虬爲主復辟者，故用山海經刑天與帝爭神事。然後辟之役，張勳敗績，則就爲被刑之刑天，後之護詩者，宜有疑詞也。其實此詩，太豁露，殊可不必存。夫今言國事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本可不必強爲畫一。但平心論之，國事敗壞，由於清季朝政昏謬，則爲不可辯之事實。種因悠久，陸續獲果，至今未已。二三遺老，猶欲戴此一姓，而不肯蔽以誤民之辜，亦太昧昧矣。余以光緒二十八年至北京，時大創初復，而朝中百事弛弛，可知那拉氏了無悔心。其時報章雜誌，大半敢言朝政。卒祇敘述事實，不加以月旦，而庸昏之態，已自可掬。此種揭發，與海內人心向背，至有關係。今舉是年報章所